

卷之二

戰國策卷第三

秦蘇張說外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

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皆秦地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又西南有并州越巂益州皆屬焉

孝公獻公子顯王八年庚申立正曰注意字

以此為重今考其外不合者各見本章

衛鞅衛之庶孽公孫氏亡魏入秦鞅事魏相公叔孫為庶

愚謂公孫衛之公孫也庶孽公子孝公以為相封之

於商屬弘農補曰盧藏用後語註說曰商君商君

治秦法令至行極至猶公平無私也諱猶辭



此太史公列傳體也

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是為助郭傳曰驍驍年

君嗣國祚刑法鞅曰法之不行自公孫賈暮年

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安取兵革大強革甲也以諸侯

畏懼然刻深寡恩刻猶深也刻金特以強服之耳孝

公行之八年亦且不起欲傳商君與之位辭不受孝公

已死惠王代後治政有頃蒞臨也商君舍歸懼誅

大說惠王西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之

今秦婦人集補女由嬰補曰釋名人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更法是商君反為主

大王更補曰更平聲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

原大王圖之商君歸還不得故還秦魏惠王車裂之

而秦人不憐之無之怨大重秦國法大法莫言大王更法

五年惠文君考八年始稱王前此稱王後魏追書

公行之且平法且不法也

蘇秦始將連橫文類曰關東為從西為橫孟康曰南

以威勢相脅自橫正曰高注連關中說秦惠王曰大

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屬益北有胡貉胡樓

胡貉之類集代馬之用代南有平在南郡巫補曰

此太史公列傳體也

〇〇

黔中之限

黔故楚也秦地踰此

耳故信限秦

見後志補曰大事記今黔辰施元等

東有殺函之固

州正曰高注皆有塞險故謂之限

田肥美

民殷富也

戰車萬乘奮擊百萬

蓄積饒多地形便

此所謂天府

天下之雄國也

以大王之賢士

兵之衆車騎之用

可以并諸

侯吞天下稱

臣請奏其効

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清者不可以高飛

文章不成者又章註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

以使民政教之順者之不可必煩大臣行之難故

策臣今先生儼然貌不遠千里而庭教之廣庭於

願以異日異猶它也侯威順然後承教以此知為惠

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

未詳書止言憂之豈嘗伐之而不服邪青帝伐涿鹿後事見史蚩尤九黎氏

堯又堯伐驩兜禹伐共工見荀子此源士之辭下言伐驩兜

五帝三王不能坐而致地故以戰績如此皆不足

後族此舜伐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禹伐共工此

音義反切元
本皆作小字
橫釋
濁彌作大字
下注玉字反
字或同玉字反
八士或白字

湯伐有夏文王伐崇

崇侯虎總卿
士道之為惡

主伐紂齊桓代

戰任猶用也作肉
政寄軍食是也

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

乎古者使車轂擊馳

轂輻所奏也相擊而馳
其衆補曰轂擊說見齊策言語

相結緝親也補曰後語注結音吉此古韻協也
意然橫能替濁彌玉反聊留服補北反信新兵

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謂

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也集

民多偽態書策稠濁謂相愁民無所聊集韻聊

言章理法理百姓不足上事相愁民無所聊賴集韻聊

兵甲愈起辯言偉服偉奇也補曰戰攻不息繁稱文

辭游說也正曰明言者效今游說文辭者書
策明言章理即科條既備辯言偉服即言語相結

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取綴甲

厲兵正曰厲即厲也効勝於戰場効致其夫徒處而致

利徒猶空也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

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

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迫近也杖如杖劍戟謂持戟

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勝於外義雖於

持執也直亮

然後可建大功是故

勝於外義雖於

勝於外義雖於

內論戰故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生美天下美

集韻凌侵尚誥敵國也制海內于元元元善也民

也當從人臣諸侯言敵國又言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時

皆繼世忽於至道皆情於教明也亂於忘迷於言惑

於語泥於辯猶溺於辭謂為以此論之不固不

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屬大

黃黑黃金百斤盡資用之絕資精去秦而歸嬴

勝方言擔陳宋身嬴滕織也正本

瓶孔謂復也注說與履躡在下注如行滕

矣履躡履也正曰史虞卿躡躡負書擔囊高注橐囊

字元作橐從此說則上滕字當從中囊也橐形容枯

槁面目黧黑集韻黧黑黃也狀有愧元作歸

注色歸至家妻不下紕下言自若嫂不為炊父母不

與言蘇秦噴然嘆曰息也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

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

篋數十篋藏得太公陰符之謀漢志有陰符經正曰

索隱云陰符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簡猶擇練凍

揣量摩研也游說之術讀書欲睡錐自刺其股錐

之類 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鉅

取卿相之尊者乎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富世

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摩言切近過之闕名未詳補國高注闕塞谷也

見說趙王肅侯於華屋之下是說見而說也華高麗也抵掌而談集韻

抵掌也趙主大說封為武安君補曰武安趙邑正受相

印章車百乘佩車錦繡千純集韻純純束也徒林反白

璧百雙補曰璧玉環也黃金萬鎰補曰鎰四兩以

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探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

通六國之關不通秦也正曰關當此之時天下之大

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

夫言用之不疑策謀也不費斗糧米煩兵未戰一士未絕一

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是弟賢猶夫賢人在而

天下服兵大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猶式

用式於廊廟之內謂之嚴廊廟堂尊嚴之稱正曰文

類云廊殿下外屋類師古去堂下周廟又嚴而高屋也愚按此言宮與廟也廟堂字見徐樂梅福傳劉向

九歎王逸注人君為政舉事告宗廟不式於四境之

外當秦之隆蘇秦隆黃金萬鎰為用轉轂連騎後車

正曰車炫熿於道光耀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以車

過秦論

以蘇秦策

使趙太重

為從士諸侯尊之

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

門補曰

掘即窟古字通齊策掘穴窮巷

桑戶棖樞之士耳

門樞

北也椽木為之如

伏軾

集韻擗控也蓋橫

橫

歷天下

猶過行也

庭說諸侯之主

猶庭

杜左右之口

猶杜

塞

天下莫之仇

集韻匹也正曰姚云錢劉作抗當也

父母聞之

清官除道

將說楚王

威

路過洛陽

漢為河南郡

父母聞之清官除道

清沉

張設飲

張施

郊迎三十里

迎於

妻側目而視

不視

側耳而聽

姦蛇行匍伏

匍匐伏地也

四拜自

跪而謝

集韻跪小拜也

蘇秦曰姦何前倨而後卑也

未數句乃

姦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

譙周曰秦字季子正

貞曰此姦呼

小叔為季子

蘇秦曰嗟乎貧窮則

不子富貴則

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也此

策史畧同合從在趙肅侯十六年此四年肅秦之

自刺可謂有志矣而志在於金玉卿相故其所成就

適足誇姦婦而此史極口稱頌之是亦利祿使事惡

兄弟姦妹妻妾竊笑之於是得周書陰符讀之以出

揣摩乃求說周顯王弗信至秦說惠王弗用之趙

秦陽君弗說之去就燕文侯資之至趙秦陽君死乃

末數句乃
篇結構而
國之習俗
秦之人品
然見矣

秦惠王謂寒泉子

秦處士

曰蘇秦欺寡人

欺詐也

小異

耳

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國

其眾負猶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

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連謂繩繫之棲雞所宿也

寡矣恣然含怒日久君欲使武安而起往喻意焉喻論

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稱國家之美在田使諸侯請

使客卿張儀魏人仕秦惠秦惠王田敬受命按起以

九年為武安君自命從至是困來七年矣所稱武安

子起謬也正曰起號武安君此去武安系必別一人

上既言武安子起而下此言武安子蓋起字屬下文

李牧亦封武安君如此名不與且張儀死於秦武王

時與白起戰勝攻取時不相及且非

楚魏戰於陘山魏記蘇秦傳注在密縣密屬河南楚

年伐楚敗之陘山在此前魏因喪取我陘山魏襄六

陘亭密縣有陘山並義去地也魏在鄭州新鄭縣

西南大事記取鮑氏所引召陵韓策附正義又謂楚

陘城分旁訛也說見彼條下魏許秦以上洛屬弘

以絕秦於楚使不魏戰勝楚敗於南陽荆州郡非秦

責賂於魏青求魏不與管涔謂秦王曰王何不謂

楚王懷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襄正背寡人

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遇猶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

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王以地德寡人

得地楚之惠也補曰一本以魏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資矣

楚魏弱若不出地補曰劉辰翁去多弱字即王攻

其南寡人攻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

揚言揚言顯與秦遇魏王聞之怒劫上洛於秦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襄正遇於境

前秦使周最解說與魏所以遇之意見高注而楚策有其事補曰按鮑所謂楚策是也魏與齊楚之交善

楚王怒恐秦以楚為有陰於楚楚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楚楚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楚楚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楚

楚怒秦令周最謂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

補曰別本以此足缺文在是以鯉與之遇也句上即高注秦令周最解說者姚本楚怒秦令最謂楚王曰

魏王遇於境楚使者是以云是以鯉與之遇也散邑

之於與遇善之加好於魏正曰散邑秦自稱謂鯉與秦魏遇此以為善蓋且國之遇將以

善齊而絕齊於楚而楚使在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

罪景鯉而德周秦齊魏離也好魏故齊不合齊楚敵也齊不合故楚說正曰以齊楚交

善章考之其失實則其西駿必言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

楚王懷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行使景

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市買賣所之地也言使楚以地賄鯉如之

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與不

景鯉者

元作留留補曰姚云留留劉作者是

是便計也

便猶秦王及

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猶

勢也天

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乘使也聞齊魏皆且割

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今大王留

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伺重於孤國也有猶文

交以圖秦則社稷必危宋如以是秦宋乃出之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

之使去聲同華等州不親蹶不謂守王必取之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與猶魏戰

史平聲蓋主冀之西

勝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

禹貢西河屬雍州此時屬魏子夏老於西河之

上是也補曰蓋主冀之西而言正義云同華等州

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

自取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

皮氏屬河東魏地也今秦

於此取卒與使豈喪地七百里時秦以與魏犀首

公孫衍也陰晉人司馬彪曰犀首魏官若今虎牙將

韓策穆留以犀首張儀並言何為一人獨以官稱戰

勝威王楚魏兵罷敝罷疲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魏

五年入秦河西地此前八年也儀時為客卿魏七年

此章稱楚威王威王在位凡十一年攻魏事史無見

年表十一年魏敗我陘山因喪來是歲秦取魏皮

氏明年入上郡于秦而西河濱洛之地盡皆楚威死
後也陘山前一年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豈是時楚
魏已構兵乎

田華之為陳軫二皆齊姓補曰一本田萃姚同說秦惠王曰臣恐王

之如郭君郭號同屬扶風正曰路史去北魏後也

依郭而憚舟之僑存僑存指者地魏也夫晉獻公欲

言美文破舌破壞其事舌指諫臣乃遺之女樂以龍其政舟之

僑諫而不聽遂去奔晉因而伐齊遂破之又欲伐

虞屬河東大陽而憚官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

老老成人補曰汲冢周書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武之

不聽遂亡左氏不因而伐虞遂敗秦自以為王

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國姚云錢對本無與陳軫之

智故驕張儀以五國以事屬之必重其權張儀初游

人惡言其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

而不聽人

楚楚相答之後相楚乃為秦間耳楚無來必惡是二

騎之之事今云然因其自楚來問之耳

楚楚相答之後相楚乃為秦間耳楚無來必惡是二

騎之之事今云然因其自楚來問之耳

楚楚相答之後相楚乃為秦間耳楚無來必惡是二

騎之之事今云然因其自楚來問之耳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陳楚之間今遂不加

善秦而善軫言楚善之補曰一本今楚不如然則是軫自為而不為

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聽猶至謂陳

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

之善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

孝已愛其親世紀殷高宗有賢子孝已母早死高宗

也事親一夜而五起視天下欲以為臣賣僕

君伍子胥楚人子其父被殺其父之屍在吳王夫差許之

齊先越太宰誥讓之賜劍以死天下欲以為臣賣僕

妾售乎閭巷售賣去者良僕妾也良善出婦嫁鄉曲

者曲里之一曲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為

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秦何適來秦主自善乃止之

陳軫去楚之秦自楚來也且為軫楚張本張儀謂

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情謂國事之隱

輸寫也輪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

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

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車約纏束之正曰高注具也

蓋約束戒令之策多有

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王又自知其

楚子非楚宜安之也補曰一本軫曰臣出必故之楚

以順王與儀之策策謂其所壽度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此之所

謂必國精輸楚故之楚也楚之故也因問曰楚人有兩妻者夫

誑其長者誑相呼誘也而長者曰楚人有兩妻者夫

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疑其有兩妻者死客謂誑者

曰汝取長者乎少者曰長者與也客曰汝

少者和汝和猶應汝何為取長者曰自爾微人之所則欲

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猶許者也也

誠有此則今之楚楚必不欲也今楚王懷明主也

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補補曰國下

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

臣之楚與不猶於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

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

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

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

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

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

出婦嫁於鄉里有善婦也臣不忠於玉楚何以軫為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

之此一事再出著書者以所聞駁異也彪謂軫之辯類捷給而其稱譽皆常於人心不詭於正論周

哀辯士未有若軫之絕倫離羣者也正曰秦為無道魯仲連不肯帝秦子順義不入彼

往來其間其居秦也又與張儀爭能其為楚謀也多而終不能以善楚也之楚之對辯給不詭於

正猶為彼善於此補曰蘇事定顯王四十年秦陳軫奔楚解題引策文自實僕妾以下正歸乎云軫

居秦期年惠王終相張儀而軫奔而事秦之國也此事天秦樂意曰

義渠君西戎也北地郡有義渠道之魏公孫奮謂義渠君曰道遠

臣不得復過矣不復相過請謂謂秦謂秦且謂秦且願

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燔燒也言火其國以得其地補曰燔即焚君之國亦

輕使重幣輕言其行疾而事君之國也此事君義渠君曰

謹聞令命居無幾何五國伐秦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秦陳

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者王不如賂之以撫

其心撫安也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

渠君遺贈也義渠君致群臣而謀致之曰此乃公孫衍

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史張儀傳

未有此策帛作伯地缺平原傳注河內成羣有李帛豈秦兵與諸國遇於此而見敗邪正曰正義云儀傳

國錄

郊誅周王之罪誅討也補曰周主謂二君侵楚魏之地周自桀不

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土地之圖人挾天

子以今天下號令指麾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

蜀西僻之國而我狄之長也敝名補曰一本勞衆不

足以成名伯王之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

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

爭焉顧爭於我狄顧遠視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

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務專力也欲強

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者於資者備國如入

顧猶反也

之有資貨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

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我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

以秦攻之辟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

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繕補也正曰左傳隱元年不

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

四海言四方之物蜀兼有之故蘇秦於巴蜀諸侯不

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不貪暴名也而又有

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脅也劫天子惡名也

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韓無罪而伐之不義也而攻秦不

言伐蜀之

言以韓劫周

二下毛詳付

司馬錯之策
特忠于秦
且商略事勢
又多格言殊
不類戰國諸

之所不欲危

天下皆有尊周之志正曰史攻天下之

謂危是也今無矣言雖以欲

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

宗室也

宗尊也

齊

補曰齊字恐衍

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尤

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

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果與楚以地與魏王

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

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

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

諸侯儀傳有在前十年前而表在後九律謂前年議

從表補曰秦紀與表合。按甘茂傳云張儀西并巴蜀當儀與錯議不同故紀表並言錯定蜀而茂傳之言如此何也水經云秦自石牛道使張儀司馬錯尋路伐蜀滅之華陽國志云蜀主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惠文王使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是二人同徑也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晉桓叔所封漢屬河東為聞喜此時屬秦與上取皮氏卒同義

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

欲伐齊齊楚方懼子為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

為臣約車并幣言并則幣非一物正曰并合也臣請試之

儀南見楚王懷曰做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

過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唯辭也傳稱往相楚是也亦無大大王

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

言集韻彌止也通作弭以待吾事軫之策此可謂明矣而懷王不聽愚而好自用者也其死

秦宜也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來還也又重絕之張儀

反絕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

地於秦張儀至前及而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

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言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

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橫度為廣直為從使者

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小人貧窶之稱

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

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補曰高注初王使弭口今可以言未也王

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至不如賂之一名都都邑有開

者於時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償還也言勝齊則得地雖亡所賂足以相償

楚國不尚金事不尚尚也言無所喪補曰高注事一云乎

是乎字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

國必大傷楚王不聽是亦明計也而不聽是以知楚王之悍也彼豈能用屈原哉

遂舉兵伐秦補曰史云使屈句將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

敗於杜陵屬京兆正曰高注楚邑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

以救亡者集韻僅劣也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過猶誤懷十六

末二句結得繳健

年有此十一年也補曰張儀商於之欺雖豎豕猶能
知之以陳軫之智固不為難也儀之肆意而無忌者
知懷王之愚而軫之言必不入也不然他日楚之請
儀將懼其甘心焉而儀請自往卒不能害豈非中其
所料也哉○洪邁云賂秦攻齊策尤乖謬不義齊本
為國宜割地致幣卑詞謝罪復求其援而反欲攻之
軫說謬矣○子為為臣之使並去聲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懷王不如以地

東解於齊西講於秦補曰且講當從王使陳軫之秦秦

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故舊有舊補曰

寡人不佞佞高不能親國事也躬親故子棄寡人

事楚王今齊楚相伐軫使何言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

不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主懷以其餘為寡人

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

楚先病吳故使人問之楚王曰使問者還誠病乎意亦

思乎吳左右曰臣又知其思與不思注家說有為又

言有以知之正曰劉辰翁云又知猶安誠思則將吳

吟作吳人今軫將為王吳吟言不王不聞夫管與之

說乎軫傳作有兩虎爭人而鬪管莊子將刺之傳管

刺有傷也補曰索隱引策作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

戾猶人者甘餌以餅餌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

暴

敗謂齊敗

覆謂事之未
露逆謂事之
未至

機機會也

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

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

必有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今詳

秦王言為子主計則以齊楚正相伐故計聽知覆逆

者能計善聽知二國之覆逆覆逆言不願於理正曰

唯至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機主發矢喻事

之要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

者難悖一二言反覆計聽無失本末者難惑軫傳有無計聽

補曰蒯通說韓信曰聽者事之候也說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等二者不可

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軫為楚媾於

秦而勸秦收齊楚之敵豈所以忠為主哉或疑史作

韓魏者是考秦惠時唯十三年韓舉趙護帥師與魏

戰敗績去楚絕齊時遠甚他不見韓魏相攻事且策

言甚明竊意楚已遣人解齊軫之媾秦欲

其不助齊耳當識其意不可泥於辭也曰信本二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秦人謂公孫衍曰不

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秦人謂曰李讎於韓起樗

里子於國起猶三人者皆張子之讎也公用之則諸

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武王惠文子元年報王五年辛亥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時將左成謂甘茂曰不如子

之魏不反秦兵謂敗而死傷多張子不反秦懼秦以喪魏若

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懼秦疑其厚魏張子

不去秦去猶捨也儀雖為魏猶有得秦之心張子必高子高貴重也高之者欲茂以

秦資之正曰劉辰翁云不去秦萬一不行救魏也亦必高茂之誼高茂之忠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猶害重而使之楚重猶貴貴之者欲使楚亦

之貴重因令楚王懷為之請相於秦請於秦使相之張子謂秦

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結兩國之交今

身在楚疾之楚王因為請相於秦臣聞其言聞疾之言蓋誣

也之曰王楚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為然故

為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

樗里疾出走補曰為然之為如字餘去聲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惠十三年取楚漢中請秦王曰補曰請當是謂字

有漢中蠹蠹水中蟲也言為國害種樹不處者言非其所人必害之

家有不宣之財則傷非所宜得得之必有禍今漢中南邊為楚

利此國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當憂乎言不天

下有變謂害於秦王割漢中以楚和補曰一本王割漢中以為和楚姚注一無

楚為字此作以楚和般次也楚必畔天下而與王畔猶背王今以漢中

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單國錄

補曰姚云魯錢

謂魏冉曰

楚人宣太后弟後封穰侯傳言其用事武

王時此時冉欲如

公聞東方之語乎

東也曰弗聞也

曰辛張陽毋澤

辛疑韓人張張儀毋澤疑齊人正曰此章多難通此類尤難知下文云觀

張儀與澤又不

說魏王

哀正薛公

田嬰公叔也曰臣戰

與楚

載主契國

主木主軍符載之禱且

以與王約

王

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

領項也言欲請誅持其項以受

鐵

然而臣有患也

患楚與秦合

夫楚王之以其臣請

挈領然而臣有患也

補曰此十六字

夫楚王懷之以

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

事征伐也臣辛張陽王韓魏齊也此三人之辭非說

冉者故

此臣之所甚患也

此下乃說

今公東而因言

於楚

公謂冉東東之楚

是令張儀之言為禹

儀以武

故此章必次之此禹善謨今儀言楚依

而務敗公之

事也

國是儀之說必

公不如反公國

謂德楚

而觀薛公之為公也

觀其於觀三國之所求於

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

為韓魏齊請

因宣言之所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而

公請之以自重也

薛公所不與儀者冉為之請而得

以為魏魏亦重冉也

補曰為公之為去聲

醫扁鵲

盧人字越人正曰鮑本高注史渤海郡鄭人姓秦氏名越人徐廣云鄭當為鄭正義云又

家於盧號盧醫按周禮釋文引史記姓秦名少齊越人今史無少齊字恐釋文為是彼時所見本末缺也
越人似非名字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欲去其病左右

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

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石也所以破彈

腫腫正曰此亦本高注石針曰破所以刺病投棄擲也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

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此如此則君一舉

而亡國矣按扁鵲與趙簡子同時至是百三十五年矣正曰簡子在晉昭頃定公時周景王敬王

之世也秦武王元年當赧王五年相去二百餘年名字必差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周室闕窺

視也周室洛邑蓋欲取之不正言爾言三川知其志不止錫京也正曰三川宜陽說見周策大事記蓋控扼之地故而寡人死不朽乎補曰乎甘茂對曰請之

秦武云云史作矣甘茂對曰請之

魏約伐韓王令向壽宣太后輔行輔猶甘茂至魏謂

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

以為子功補曰茂欲壽告王勿攻王必疑其故而茂得以薦其言故曰事成盡以為子功大事

記云壽武王所親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

幸故茂以諉之山海經鯀竊息壤以墮洪水時則訓於中央言息壤

湮洪水之州而柳子厚言永州有之則息壤非一處甘茂至王問其故勿攻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

地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勿攻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

南陽此屬修武積之久矣二縣財賦歸之名為縣其實郡也此時韓都

平陽春秋傳上大夫受郡下大夫受縣則郡縣之稱久矣正曰大事記云春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所謂

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魏總後方孝公商鞅時并小

鄉為大縣縣一令尚未有郡及守稱故魏納上郡之

後十餘年秦紀始書漢中郡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

制而秦效之歟今王倍數險倍背行數千里補國一本而攻

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并猶北取西河之

外南取上庸屬漢中補曰大事記云本庸國天下不

以為補曰姚氏云錢多張儀而賢先王文惠魏文侯令

樂羊將攻中山冀州國後志云一名中山三年而拔之

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

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鬻旅之臣也樗里

疾公孫衍二人者補曰衍史並作爽新序作挾韓而

議之也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

朋公仲名此書後或名朋或名侈朋侈字近故誤史

並作侈然韓策言公仲侈又言韓侈為兩人今定公

仲名朋別韓侈也正曰史田齊世家韓馮徐廣云即

公仲侈大事記取韓又有韓明韓侈馮朋音混而侈

明朋字訛故也且當昔者曾子處費魯邑屬費人有

與曾子同名族者也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

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若如有頃焉

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機之持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使其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疑之不適三人不適三人適音同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東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言在中也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

遂拔宜陽在三年茂傳有

宜陽之役役猶成役馮章秦人謂秦王曰不拔宜陽

韓楚乘吾敝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懼之使楚說也

楚懼而不進韓必孤無柰秦何矣王曰善果使馮章

許楚漢中而拔宜陽楚王懷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

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詐為逐之因為楚王曰寡人固

無他而許楚王彪謂此策可以無出地矣如後不可為約何正曰戰國變詐多此類豈暇

慮後邪懷王親受商於之欺而猶不悟昏於貪故也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鼓以進軍而卒不上卒士也秦之右

將有尉

尉軍

對曰公不論兵

言不以兵法治士

必大困甘茂曰

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

以釣喻也

今攻宜陽

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

挫摧也補曰衍而史作奠下章同

公仲

元作中

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

戰功曰伐言後不復

立功正曰一本作無茂是益字訛

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

之郭為墓

示必死也

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

宜陽拔

補曰一本鼓之宜陽拔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曰

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

二人毀之如攻國然

而外與韓朋為

怨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

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

不得事權

秦衆盡

謂死傷多

怨之深矣

使茂久攻二人持之故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

韓不為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

變背約也楚時

助韓兵在韓後正曰言其後有變也韓楚必相御也

御猶制也二國雖合猶相疑故自相

制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

楚之與韓有言而已而其於秦不見多怨正曰

聲言與韓而不遺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

宜陽之役楊達

秦人正曰無據

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

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抑甘茂也

顯與茂爭國者見惠王策抑接也

按惠王策李讐云云顯乃張儀讐無與茂爭國事

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

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

言攻而不勝亦足以敗茂元在韓策補曰鮑既改從

秦策今韓策仍出此章楊達作楊佺印作市注亦異大事記所取鮑氏云顯得止用顯亦今韓策注文高

注此章無作佺字者豈別本有之而鮑又重見於此乎宜陽之役策公孫衍史並作公孫奭又有公孫

顯公孫赫其云挾韓而議云善韓皆仕秦而黨韓者大事記謂赫顯奭訥為一人愚謂赫即赫

也然其事亦多與衍類又恐衍即顯之訛也今且當各從本文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

言其強辯與寡人爭辭

寡人數窮焉

辭屈也

為之柰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

健者來使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

集韻需音儒韋柔滑

貌補曰需即儒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

王因而制之

弱者易制因可制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

請問之間暇隙也因

暇與語將置相也

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于甘茂之吏道而

聞之

子聞之於道補曰姚注劉本無道而二字按韓非

之將也鑿穴於王之常隱語者王果與犀首計之境內盡知之蓋樗里疾道穴聽之矣以告甘

茂甘茂因人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

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

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補

逐行者曰告人足矣必不告已正曰姚本有之字補曰告人之云機更深險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凡屈皆楚人楚任之於秦

使為秦相為楚和於秦秦啓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

誅於楚誅誘也若而不使魏制和制謂楚必曰以驚

言告魏秦驚魏驚賣也如賣友云魏補曰恐不說而

合於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

和必說絕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言魏楚割地與秦時地未

入故言寄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

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主人下之要約也勝而

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隣使鄰國今王廣

德魏趙大施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

也言不以交楚為意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為大王慮之

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故先王之

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補曰一本惟始與終何以知其然

昔智伯瑤殘范中行范吉射中行圍晉陽屬太原故許唐國補

曰大事記晉陽漢太原郡所治龍山在西北晉水所出北齊分晉陽置龍山縣隋改龍山曰晉陽而以晉

陽為大原縣卒為三家笑趙魏韓也事見韓策晉出公十七年正曰大事記晉出公十七

年晉荀瑶與趙韓魏氏分范中行之地反攻出公十七年趙約韓魏攻荀瑶滅之吳

王夫差棲越於會稽故越國揚州郡亦勝齊於艾陵

杜注齊地哀十一年補曰正義云艾山在兗州傳縣南為黃池之遇陳留外黃

溝又魏內黃注吳會諸侯于黃池今黃溝是哀十三

年正曰哀十三年杜注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

水按外黃小黃封丘皆屬陳留外黃有黃溝故指為

黃池而內黃隸相者亦有黃溝水經注所謂河水決

通濮濟黃溝者也相與封丘殊無禮於宋並哀十三

遠當以杜注為正路史同杜注梁君惠伐楚勝齊

宋殺其大夫遂為勾踐禽死二十

囚其婦人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在河內

南魏記惠王二年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十五年魯

衛宋鄭君來朝二十八年中山君為相不見齊楚及

朝天子事正曰後子死太子申也三十年身布冠以

禮自居也而拘於秦拘猶制正曰高注太子見三者非無

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

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雅擁同言徙兩周之疆

之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河東陽注取黃棘秦

楚記懷王與昭王盟于黃棘皆不而韓楚之兵不敢

地正曰正義云蓋在房襄二州進王若能為此尾言善其後正曰尾終則三王不足

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

諸侯之君河濟之士

濟水在温西北此言中國爾正曰濟水出絳州垣曲縣王屋山

伏流至五州濟源縣出二源合流至温入河出河以南溢而為滎自鄭以東貫滑曹鄭濟齊青入于海

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

逸詩言行九十

里適足為五十里耳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

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

依猶據

非楚受兵必秦

也皆驕強故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

以拒秦四國之兵敵

秦楚韓魏也韓魏雖弱以得援故與之敵

而未能復

戰也

敵故不戰敢輕重

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

外言四國不以為意權言

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

此言魏韓得之正曰下文楚先得齊可知

此亦戰國之

馬士尚在司

馬錯下

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

以銷金喻

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

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

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

秦楚

必為天下笑矣

彪謂此策孟軻

之徒也惜其不名正曰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今策云伯王之業五伯

不足六孟子而有是言欬驕者必敗亦論之常其言先得齊宋與失之罪量事勢計較強弱不過以力服

人而已豈可與孟子同日語哉補曰曰江之當大之為去聲夫上處

秦王與中期

秦人

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

或與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

悍勇也勇者多迂

中期適遇明

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補曰當曰中期

悍人也
有錯文

昭襄王

武王母弟元年
魏王九年乙卯

甘茂亡秦

茂傳昭元年擊
魏皮氏未拔去

且之齊出關遇蘇子

代也

侍燕太子質
於齊將適秦

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

女在室者

蘇子曰

不謂曰夫在止其... 有家...

語... 蘇子曰...

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

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

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士非恒士也

恒也其居秦累世重矣

茂事惠武昭三王自殺塞谿谷地形險

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

也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

集韻贄與擊通握持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

扶風有槐史云鬼谷注在陽城補曰按史谿鬼槐谷並作鬼谷故前

則徐注在陽城後則劉伯莊云在關內雲陽皆不明按姚引後語注槐里之谷今

終身勿出

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尔不為茂游說也正曰代以此言激秦王與之

上卿以相迎之使齊亦重茂豈非游說也天下何

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補曰姚注

錢作以相甘茂辭不往蘇子元作偽為補曰偽為二

印迎之齊補曰姚氏云一王閔曰甘蓋上卿之事誠有何

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

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

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

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命猶入命之命茂傳有補曰

燭夜績辭亦相類史通謂游士獻則楚人為芋謂公孫消秦人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數

伐有功伐戰所以不為相者太后宣太不善公也辛

補曰當作戎者太后之所親也穰侯傳后同文弟芋

芋下同今亡於楚在東周戎時未入秦知公何不以秦楚

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為楚必使之矣戎雖以罪

與秦共資之必為是辛芋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說

公公相必矣楚用故楚利之

三國攻秦入函谷魏記哀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攻秦

王謂樓緩趙人見穰侯傳此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

欲割河東而講夫河之東非地名補對曰割河東大

曰講媾同說見前

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

免元作勉補曰策免勉通姚本作免

此父兄之

任也

謂公族

王何不召公子池

正曰池即他且當從本文

而問焉王

召公子池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

對曰王割河東以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

悔其三失地

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

入函谷咸陽必危

咸陽秦都扶風渭城也補曰大事記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其地在

渭水之北猶之諸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

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

鈞均同平也

寧亡三城而

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

決斷也猶必

卒使公子

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

緩時相秦對以池之言豈為侵

官哉而曰此父兄之任焉用彼相矣補曰緩之不自

言池以兩悔言皆箱其主之術也。周策韓慶為西

周說薛公令臨函谷而無攻楚割東國以與齊而秦

出楚王以為和薛公從之會公子池來媾遂罷兵大

事記說見彼章當參觀按三城者武遂與韓封陵與

魏齊城與齊武遂封陵在河東齊城無考事在年表

秦昭九年下十一年書韓與齊魏擊秦與我武遂大

事記謂即此年事誤分也通鑑綱目通以為樓緩公

薛公

田文

為魏謂魏毋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

猶收

取也禮時相齊親禮所以取齊昭十三年禮奔魏其
相齊見周策及孟嘗傳後至十九年歸秦明年齊伐
宋伐宋後文乃相魏此事合在禮歸秦之前此時文
未相魏其言為魏意親之美正曰失考辯並見周策

故不言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

謀所以苦

補曰此連於除宋罪

於除宋罪

重齊怒

宋齊所惡也故除宋罪則齊怒齊怒則舟之封不定故以為苦除解免也

須殘伐

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已

補曰須殘字有衍誤

趙策作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云云又作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云云凡兩見彼言為奉陽君定

封說見彼策

謂魏毋曰楚破秦秦

補曰秦下宜復有秦字

不能與齊懸衡矣

懸衡輕重等也此言秦輕於齊

秦三世積節於韓魏

節猶事也言累有戰伐之事正

往來之節也

而齊之德新加焉齊秦交爭韓魏韓

補魏東聽

謂聽齊正曰姚本齊秦交爭韓魏東聽自通

則秦伐夫齊有東

國之地方千里楚包九夷

補曰索隱云屬楚之夷

又方千里南

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

未詳疑為濟陰高魚

非左氏昭十三年傳次于魚陂注竟陵縣城西北甘魚陂

權懸宋衛

言較其輕重

乃當阿甄耳

莊十三年注阿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甄屬濟陰莊十四年會于甄史作甄比

言二國如齊邑爾利有千里者二

謂齊楚正曰恐非此句正指楚

富擅越隸

越勾踐國隸猶禮之秋官肆隸征伐所獲之民也擅專有之事正曰越有三皆屬楚

隸徒隸賤稱秦烏能與齊懸衡韓

正曰此句與策首不同當與上權懸

宋衛為比一本權懸韓魏者是支支分方城膏腴之

分字上或缺楚字如此義乃欠通

地支言細散取之腴腹以薄鄭薄猶迫也鄭屬長安

肥也言肥沃如之都咸林鄭舊封去方城遠新鄭榮陽是時已為韓策凡言鄭者韓也兵休復起足以傷

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臯屬河南詳見趙策惠文十三年此二十

志成臯故虎牢亦名制左傳所謂巖邑也正義引秦

王欲為成陽君以趙魏策知為韓人此求相韓魏韓

魏弗聽秦太后宣為魏母母后弟時五國之成后

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

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翕猶收也王曰未也太后

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且收成陽君失

韓魏之道也其窮在齊亦必韓魏所惡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

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齊韓魏謀攻楚恐秦之

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

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補曰姚氏本章首藍田屬京豈

難得哉此策上有脫簡蓋三國攻楚楚求秦救薛公

攻秦以疑秦使不救楚此言三况於楚之故地藍田

國既舍楚攻秦藍田可得也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已也而

邑也尚可得而况楚地

今三國之辭云无作去三國攻楚史不則楚之應之

也必勸勸樂之也言樂從從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

矣出兵敵三國秦為知之必不救也三國疾攻楚楚

必走秦以急趨秦告急補曰姚注秦愈不敢出畏三

此又一說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我三國也離兵必有功

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於是三國

併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夫一本商

有功此章應屬齊若魏然附之齊則薛公時在魏附

所適屬也故次之此正曰秦惠王後十三年取楚漢

此次之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魏公子負芻之母韓春謂秦王

曰王何不取為妻以齊秦割魏同則上黨秦之有

也此上黨屬魏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則魏

秦之縣也言負芻以母已珉元作民下同字書無之

薛公從之此魏人也正曰已字句今連作欲以齊秦而困

其臣請為王因珉與佐也因二人可以魏懼而復之

反齊女負芻必以魏歿世事秦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

以齊奉事王矣

齊女德秦而齊其父母國也齊又與薛公隙故女能得之以事秦

謂魏冉曰和不成

起與趙和秦也此二十七年白起擊趙因伐光狼正曰無考

兵必

出白起者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

輕

不能窮冉故從冉而和然先和則冉重今不勝而和故輕

公不若母多

謂專志於和母

他務

則疾到

趙歸我也此蓋冉欲和而起欲戰也起冉所薦其言窮公起字不尔補曰語不

可曉有缺誤姚云到恐封

陘山之事

穰侯傳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攻趙韓魏於華陽下且益趙以兵伐齊則此役

也陘山在密後志注云史記秦破魏華陽地亦在縣則此策書陘山史書華陽一役也事在三十四年正

曰大事記華陽之役秦救韓而擊趙魏年表列傳或云得三晉將或云攻趙韓魏皆記者之誤按大事記

赧王四十一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魏冉伐魏拔四

城明年趙魏伐韓秦魏冉救韓敗趙魏且與趙觀津

益趙以兵伐齊補曰陘山見前大事記華陽亭多在密陽

田章以陽武

屬河南此時屬齊正曰此指開封陽武非齊地當考

合於趙而以

順子為質

齊公

趙王

文惠

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

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

不斥王故言告吏

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

約

齊背二國

不可信恃大國不義

趙以齊倍之為不義

以告敝邑

告

而賜之二社之地

邑皆有社二社二邑也正曰未詳戰國之制

以奉祭

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

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為齊獻書穰侯曰臣聞

往來者之元作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

竊必之敝邑之王必者意其然王襄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

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

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

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此二十七年敗

趙取代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此

光狼而後制晉楚之勝二國破敵秦無後夫齊罷國也罷疲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

雍也補曰史作秦王安能制晉楚哉大能制人必其

今攻罷國勝之非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不信

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

晉楚兵多則非獨齊見制懼晉楚亦見制齊畏三也

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二

惡秦而齊先伐故既合則齊為則秦反受兵四也是

晉楚以秦伐齊晉亦趙也初以齊破秦為之頓何晉

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此攻華陽時得

屬韓猶上黨兩屬也白起傳取韓安邑正曰按起傳

晉楚強故不能制姚言以動之

不走且走活看是言不走彼則走此必不聽趙也

不聽趙也

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在取魏滅六十邑前一年昭

王之十七年也索隱云韓故地又魏以安善齊以安

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言可取

夫取三晉之腸胃安邑上黨如之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

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

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穰侯傳有補曰

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秦為齊為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秦為齊為

秦客卿造造其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特別對也越

藉君天下借以制天之權數年矣攻齊之事

成陶為萬乘國大也長小國以朝天子補曰姚本天下

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言近於憂而莫之

據也無援國可恃正曰言攻齊不成則陶且有為鄰國得之之憂故攻齊之於陶

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

人不能為時時天時非時人所不能為時至弗失補曰姚本時至而弗失舜雖

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

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

大時也已得時之利無大於此因天下之力伐讐國之齊報惠

王之耻田單破燕燕成昭王之功燕昭二十八年樂毅伐齊入臨淄三

十二年下齊七十餘城明年田單復之補曰惠王字疑有誤且不當在昭王前除萬世之害

補曰惠王字疑有誤且不當在昭王前除萬世之害

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君謂燕相詩云樹德莫如滋

滋益也除害莫如盡逸詩補曰秦誓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姚本作書云吳不亡

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閔八年蘇代為齊說燕噲讓子之

燕幾亡矣而不卒攻故有樂毅臨淄之役正曰齊宣二十七年注讓子之下宣云於是燕亂齊伐之云云

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非以元作非此時

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卒猝而從齊齊

秦秦元作趙合其讐君必深矣挾君之讎讎謂齊以誅於燕

使燕誅相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攻元作借

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

河南亦河之南非郡此蓋寓封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

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補曰後為萬乘

之為去聲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

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

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

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

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鴛犬受其敝不如

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補曰姚氏云此段首有缺文史記新序後語皆有之

起得明爽

詞氣雍容不迫

一段

文亦小異今以後語補案此當下接物至云云物至而章首說秦王曰四字已在此段內當為衍文

而反極至猶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累暴是也

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邊陲此從生民以來萬葉

之地未嘗有也先帝尊稱之耳文王惠文王武王王

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不與以絕從親之要要約

今王使成橋秦人補曰劉伯守事於韓守猶成橋已

元作以正北入燕使燕入朝於秦補曰史作盛橋以

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出言

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

社補曰姚本大梁之門舉河內屬司隸正曰正義云

拔燕酸棗虛桃人燕南燕屬東郡酸棗

此則虛魏地也桃人史作飛注燕縣有桃城全按任

云故城在滑州酸棗縣此古酸棗縣南虛正義云謂

燕之兵補曰史作魏之兵意此上皆魏地當雲翔而

不敢校雲翔散也語注包曰校報也正曰爾雅其飛

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元作申無休息眾

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河東蒲坂注故蒲蘇

殿

貴古入每言高翔

言高翔

注不地今按屬魏故魏地書拔我首垣蒲陽衍而張儀說魏王秦據卷衍又南陽有杜衍垣元作恒河東有首山首垣正曰徐廣及索隱皆云此蒲在衛之長垣蒲鄉索隱云衍在河南與卷近懣反正義云屬鄭州恒姚本作垣索隱云首蓋牛首垣

即長垣非河東之垣也長垣開封縣以臨仁兵臨之

平丘丘元小黃濟陽嬰城地並屬陳留嬰猶縈也蓋

策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史作外黃正義云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宛胸縣西南

大事記云水經注河水舊在白馬縣南洑通黃溝趙世家後魏黃城正義引韜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

氏縣南十里因黃溝為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周紀注在

名舊注陳留外黃者非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周紀注在

江河之南楚紀注磨之北後志當陽縣注荊州記沮

建寧邵南有濮夷乃書所謂彭濮之濮沮水磨城遠不

曰江漢南之濮乃書所謂彭濮之濮沮水磨城遠不相涉下文北屬之燕可見濮即衛之濮上水出東郡

濮陽南入鉅野者也索隱云磨地近濮按史表有磨侯程黑索隱云表作歷歷縣在信都地邑並無磨愚

按此字作磨與歷通猶樂毅書磨室屬之燕斷齊秦之類新序正作濮歷則其字甚明

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

威亦憚矣補曰憚史作殫是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

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高注肥猶厚地猶道則此誠

成史誠作地新序同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

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元作材甲兵之強一

元作壹毀魏氏之威前勝魏有威矣今自挫毀不而欲

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

三段波瀾濶而整

緊急利害

分兩段作波瀾

綴上

再翻作一轉例應

有終易曰狐濡其尾

未濟注小狐不能涉大川雖濟而無餘力將濡其尾不能終也

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

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

榆次屬太原智伯葬處正曰索隱云敗於榆次正義

云屬并州縣

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也

于隧吳地蘇秦

春申傳並不注道應注于隧在臨淮豈此耶蓋或越王遂北至是正曰正義云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

即夫差自到處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里

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

元作設補

曰姚云劉本作沒

利於前

沒猶

而易

補曰易音亦前之患也

患於

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

補曰艾陵

在兖州博遠縣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

禮揚州其川三江浦水瀆也高注即

干隧正曰書蔡傳婁江東江松江也

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

城勝有日矣

其日可期

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

史注在榆次

今王妬楚之不毀也

謂無傷

而忘毀楚之強魏

也

楚毀不能侵之故強考下文宜有韓字補曰史作韓魏新序同

臣為大王慮而不

取

補曰取下有也字文順

詩云大武遠宅不涉

逸詩武足迹宅猶居也言地之

居遠者雖有大足不涉之也正曰威武之大者遠安定之不必涉其地也

從此觀之楚國

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魯兔

遇犬獲之

大雅巧言詩忖亦度也躍躍走也魯狡也言兔雖善走或時遇犬犬能得之人心難

知或可忖度補曰躍以灼反

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

中道在前

公語宛轉

全意

只用一字綴
文法

後問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

魏之卑辭慮患以慮患故卑辭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

之德於韓魏重猶累而有累世之怨焉夫補曰姚本之怨矣無焉夫

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補曰百世史作

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剝腹拆頤高注百一作累

首身分離暴骨草澤暴口乾也頭顱僵仆顱首骨僵仆僵也相望

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係累為虜鬼神狐祥

無所食無所食無人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男為人臣女為妾滿

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

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惡安也王將藉路於

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

兵資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補曰一本隨陽右壤壘一句新

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

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

悉起應王齊趙韓魏也方言南攻故不及秦楚之兵

搆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補曰史之屬楚方

下有兵字

補補曰史之

下有兵字

詭盜奇不竭

可怨可恨不待語終

掉二句

發問作一難

三字照應

一字下鈞第
二難

第三難

戰國策

卷之三

四十五句文五百二十八

與方與胡陵銍胡陵碭蕭相碭屬梁國故宋必盡七邑

故皆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濟陰乘氏注泗水入淮魯國下縣注入沛補曰書蔡

傳泗水出魯國下縣桃虛西北陪尾山四源俱導因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下今泗水縣

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秦與楚戰不暇

救七邑及泗北二國攻之兵勢無所分也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

勁齊補曰姚云劉本以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校較同直也

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負與抱反背也北倚

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葆保

而詳事不更事猶治補曰不更姚本下更詳其

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禁制也

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

注猶屬言地廣正曰注瀉之注補曰史作誑樹怨於楚新序同姚本一舉衆而注地令韓魏

誑猶反正曰魏句誑命令於韓魏歸為帝歸帝重於

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

以臨元作臨以補曰姚韓韓必受首言其服而請誅王襟以

山東之險蔽障如襟帶以河曲之利圍繞如帶韓必為關中之

候比之若是王以十萬補補曰史十下有戍元作鄭

梁氏寒心戰懼則然許鄢陵並屬嬰城上蔡召陵並屬不

當時齊最大
又提出作一
折最有輕重

深中事機不
覺傾聽
又作一轉

合上本意

文字層疊
以韓魏齊又
作三疊
收拾步步漸
緊

往來也

韓魏不通補曰史上蔡上有而如此而魏亦

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

元作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拱歛是王之地一經

兩海東南正曰索隱要絕天下也要謂是燕趙無齊

楚齊楚補此二字補曰宜從史無燕趙也然後危動

燕趙以危亡之持齊楚持劫之也補曰史直搖齊此

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言攻伐之酷春申傳有補

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惡音烏重世

段產秦謂新城君韓襄十二年曰夫宵行者能無為

姦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即中即廊同漢官表

正曰廊字通作即不謂即為廊即中令秦官即乃其

職已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使人毋議臣於君願君

察之也元在韓策魏昭策白

段干越人凡段干皆魏人今在秦補曰史注段干魏

而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良趙簡子御駕云取

千里其言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周穆王之御不得

造父者得稱為其弟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不能

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駕車馬

子非必與之同時也

在中央夾轅兩駟在旁見太叔于田言馬言服馬豈駟耶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

子纏牽長纏索也故纏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

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

臣戎未嘗相以其傳國事稱之不釋塞者言障之於下不解是纏牽長也

亦在韓策詳二臣之言則戎之寵少衰矣故范雎得而問之正曰上章為議已者言下章言相國之短於

用已皆不見芋戎寵衰之意為秦亦無明徵當從舊次難去聲

范子名雎字叔後封應侯是范晉舊姓故史云魏人補曰雎音雖因王稽秦謁者令時使

還魏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史作政字通有功者

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

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

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

道利猶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元作也語曰人主

補曰姚云後語作庸主史同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

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以當榘質

集韻榘斫木鎖鑰鐵榘質鎖同要不足以待斧鉞鉞亦斧也豈敢以疑事

嘗試於王乎嘗亦試也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

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耶保任人必保其後後不如言則為反覆此任人者所

重也王豈得輕之補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祿梁有

曰姚本反覆於前王

此下四段陸
穩通共作一
篇

懸黎楚有和璞卞和之璞皆美玉名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謂失

不能別之故卞和三別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

不足以厚國家乎厚言使之重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

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皆取其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

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凋榮也凋傷也榮華也此喻厚重彼有擅之則

此無有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

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

改已補曰唯云聖主明於成敗之事而曰疑則少嘗之語既反覆又引舜禹舜禹豈嘗疑事者哉所謂游士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

唯自謂其心良苦

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闔合同補曰闔史作概志亦隱引策作

關亡元作已補曰姚云其言臣者亡其猶得亡補作將

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絕句正曰史自非然者臣願云

云按自非然者即策非若是也臣願即策願少賜游則臣之志願云云志字句絕雖奇非文義

觀之間隙也望見足下不斥三故指其足而入之書

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且謝且說其未用之故正曰謝其得人而說其欲

見之意姚云一本無說字史同使人持車召之唯傳有補曰為其之悅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補曰一本寡人宜以身受

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

蓋修李帛之怨補曰大事託赧王四十四年秦滅義

渠漢匈奴傳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太后詐殺王於甘泉

寡人日自請

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

敏閔猶傷敏疾也自傷其見睢之晚

敬執賓主之禮范睢辭讓是日

見范睢見者

下見賢遍反

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

博雅屏除也此謂去之

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

幸教寡人

以教之為寵

范睢曰唯唯有間

間猶頃也孟子為

字間如

秦王復請范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跪曰

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睢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

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

渭水出隴西首陽此渭水之陽詩在咸陽之地補曰正義引呂氏春秋云太公釣於茲泉酈道元云磻溪

中有茲泉水源出岐州岐山縣西南凡谷北流十二里注於魏若是者交疏也

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南

補曰姚本無南字史同

歸者其言

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

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

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

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

處猶在也謂欲

言太后及穰侯等

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

患憂耻三句之綱

此三句又為下三段之綱

三問而不对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音賴惡疾也補曰豫讓傳索隱云凡漆有音近古多借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耻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秦紀烏獲武王力士然自孟奔育之勇而死史注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

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

楚關名補曰後語注云韋橐

夜行而晝伏

至於菱夫

地缺正曰姚本作菱求索隱云即溧水

無以餌其口坐行蒲

服

匍匐同

乞食於吳市

齊傳在舟

卒與吳國闔閭為

霸王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

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高士傳楚人漆身而

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

接輿漆身

補曰姚本無此二字

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

榮也

二子無補於時猶為之今為而有補故特以為榮正曰接輿固辟臣之士箕子之心豈雖所能

知鮑順文

臣又何耻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

游說者陰符之術

天下見臣盡忠而身廢也也廢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

即秦耳即就也補曰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

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女保女傅非大臣也終身聞

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

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

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

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先

生恩潤同亂也濁貌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

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

恩汗也浼也

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

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

之國北有甘泉谷口文紀注在雲陽南帶涇渭涇水出安

定涇右隴蜀隴西有隴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

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後犬名博物志韓有黑犬

而逐鴛兔也鴛言其不俊補曰姚本霸王之業可

致今反閉關補補曰史閉下有同而不敢窺兵於山

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

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

鴛本馬借言其不狡

名而逐鴛兔也施作馳鴛作蹇史同

字姚云李善引同而不敢窺兵於山

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

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

以意測之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大義矣義宜也巴

使人悉出非宜也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與謂韓魏越人之國而攻

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閔二十三年敗楚重丘大有功正曰十二年

年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辟拓地也膚寸之地無得者

集韻側手曰扶通作膚春秋傳膚寸而合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

侯見齊之罷露罷疲同在野曰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

魏昭十二年與秦趙韓燕伐齊敗之主辱軍破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

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齊盜食者也

王不如遠交而近攻補曰遠交近攻秦一用此術破諸侯并天下得寸則

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

且昔者中山元作山中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武靈二十七年

亡中功成名立利附焉元作則今從史天下莫能害此言近攻之利

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言出入來往所由王若欲

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楚趙強則楚附

楚強則趙附言雖不能兼制必有一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

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可使為丘虛王曰寡

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

何范睢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

舉兵而伐之彪謂遠交近攻睢之策當矣語未卒而

矯亂如此使人主何適從乎若曰其策為上其次之

於是舉兵而攻邢丘在河南平臯補曰史廩丘鄆丘

在懷州武德縣也邢丘拔四十二年而魏請附曰睢復秦韓

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

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於韓補曰姚本此下有

王曰寡人欲收韓韓補曰姚云不聽為之柰何范

睢曰舉兵而攻滎陽屬河南則成臯之路不通北斬太

行之道此河內山陽唐有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

宜陽則其國斷而為三衍魏字補曰宜一本作滎韓

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睢傳

史拔邢丘在魏魏說後二年此三十八年也拔宜陽

說亦在拔邢丘前則此邢丘拔要終言之也正曰大

事記秦昭王三十六年范睢為客卿三十九年拔懷

四十一一年拔邢丘史拔邢丘後睢復說攻韓則此自

是兩節策附載為一章也昭王四十四年

范睢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齊之疏屬後為

云出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一十餘年不得近舍單

遠論文也補曰姚氏云後語亦作文愚謂舉齊事言

不必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昭王弟華

陽

補曰王義云華陽亭名在洛州密縣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杜注新城密也故戎又號新城君

陽雍州縣高陵屬京北○四貴者穰侯涇陽華陽高陵也夫涇陽華陽擊斷無諱下有高陵進退不請一

向策下文出高陵則此有缺文又走涇陽下姚云曾有華陽字史同不聞其有王夫擅

國之謂王也擅專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處之謂

王今太后擅行不顧不顧王也穰侯出使不報報猶白也

而擅遣使於外涇陽華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

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

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

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决裂

諸侯

謂分割其地

剖符於天下

剖猶分符信也謂軍符漢制以竹六寸分而相合正

曰竹長六寸說文說也漢文紀九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素隱云漢書儀銅虎符發兵竹使符出入

徵發此剖符承上决裂而言謂擅封爵也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

則利歸於陶國敵御於諸侯

國謂秦御言為諸侯所制補曰下章相盡歸於

陶國之幣帛云云恐字有缺誤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

曰木實繁者實本披其枝披謂禡之正曰披其枝者

傷其心詩逸大其都者危其國此因詩申之也正曰恐此四語皆詩非必逸詩

古有此語耳尊其臣者卑其主渾齒楚將楚使救齊因相之管齊之

權管猶管權之管專之也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集韻

宿夜也通作昔事在閔李兌用趙滅食主父滅主父

日而餓死趙惠文四年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亦昭王母弟

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

王獨立於廟朝美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

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

涇陽於關外此四十四年秦紀明年太后薨葬芷陽驪

山九月穰侯出之陶是太后初未嘗廢穰侯雖免相而未就國太后葬後始出之陶此辯士增飾非實之辭故大事記從邵氏皇極經世書免魏冉相國奪宣

太后權以客卿范雎為丞相封應侯其下書華陽君芋戎王弟涇陽君市出就封華陽蓋高陵別名此書為實綱目書秦君廢其母不治事遂魏冉芋戎公子

市公子理云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

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雎傳有補曰雎欲言太

王曰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宜可言矣而且陳遠交近攻之策至是始極所欲言此策

士之深術也史所謂未敢言內先言外以觀秦王之俯仰是矣而乃謂左右多竊聽者雎恐故爾則未

也雎豈不能屏左右言乎

應侯謂昭王曰補曰秦紀應亭索隱云在河東臨晉

應卿又作大城按括地志之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後策應侯去韓之汝南說者謂與應鄰則在汝者為

是昭王奪太后養地以亦聞恒思地有神叢與

封雎亦惡矣應於陵反

神靈托之補曰墨子建國必擇木之脩茂者以為叢位史叢祠索隱云高誘注云神祠叢樹也今高注本

〇〇

溫古

缺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局戲也六日吾勝叢叢

藉我神三日以神靈借我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

班固奕指曰博懸於投不必慧巧駟曰投投瓊右手自為投右強而便欲自取勝正曰尚左

尊神也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

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

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

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負之如輿載物正曰輿載也不如

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必裂以爭持者衆今秦國

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

器則已稱猶等也謂比國於瓢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

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

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漢官表歲俸不滿百斛計日而

食一斗二升至尉內史秦有郡縣有內史郡國官也及王左右有非相

國之人者乎相國穰侯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

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

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者其威內扶扶猶持也言不顛仆其輔

外布輔謂股肱之臣而元作四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

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

國之勢徵強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

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

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據上文不及涇

陽高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處三

分之一也彪謂人君生事之所嚴有母而已范睢說昭王乃以太后為稱首忍哉君子所以進

其身豈舍此獨無說乎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

王曰今之如耳魏人正曰高注韓臣魏齊魏相孰與孟

嘗先時相魏芒卯之賢不言魏人魏亡兵也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

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柰寡人何

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柰

寡人何亦明矣補曰姚本此下有左中期武王時已

是四十四堆琴補曰期史作旗說苑申旗史馮琴索

五年矣對曰王之料天下過

矣愚謂此記其堆琴而起對猶論語記舍瑟也莊子云孔子堆琴智氏最強

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

出晉陽補曰正義引括地志云晉水出并州晉陽縣西東南流注汾水以灌晉陽城不

沈者三板耳板高二尺智伯出行水行去聲韓康子御魏

桓子驂乘

徐無鬼疏在左為驂在右為御

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

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

汾水出汾陽屬河東

補曰漢志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山至河東汾陽縣人河正義云安邑在絳州夏縣汾水東北歷安邑西

河人河高注安邑魏桓子邑

絳水利以灌平陽

絳水平陽並屬河東正曰晉遷新田

今絳縣謂平陽為故絳正義引括地志云絳水一名白水今名弗泉源出絳山高注平陽韓康子邑

桓子肘韓康子

不敢正語以肘築之

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

躡躡

踵跟也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

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

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彪謂此賢

人君子之言也人君閒暇宜數聞之魏釐十一年有此四十一也

曰秦自孝公商鞅以來政俗彌惡當時動以遺禮義棄仁恩虎狼曰之是以魯連子順義所不臣蓋聖賢

之徒之所絕也凡委質於其國者雖有忠言嘉謨皆不得在君子之利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

魏人仕秦

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

葬必以魏子為殉

葬以人從

魏子患之庸芮

秦人正曰高注臣

為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

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

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

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

補曰無乃

私魏醜夫乎

太后曰善乃止

后死在四十二年補曰為魏之為去聲

秦攻韓圍陘

僖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召陵南有鄧亭此時屬韓韓桓惠九年秦拔我陘

此四十二年也正曰召陵鄧亭者陘山也說見前非此陘史韓世家秦拔我鄧城汾旁正義云陘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汾水之旁白起傳作邢丘亦誤大事記據世家為文范雎謂秦昭王

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

補曰姚云得一

能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

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死也攻人主之所

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弗補曰姚本弗下有能字勝也今王

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

攻韓圍陘以張儀為言

儀死至雎之相四十四年張矣儀亦未嘗在韓此必誤

儀之力多且割割元作削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

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

智不如耳非力也

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

補曰更平聲此章有

未詳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

人懷朴元作璞

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

朴乃鼠也因謝不取謝辭去也補曰一本出其朴視之乃鼠也說亦見尹文子及

漢應奉傳今平原君趙公子勝惠文王弟後相孝成見魏無忌傳

自以賢顯名

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

降貶損之也鉅鹿有沙丘亭趙記不

書此未詳正曰趙記書公子成李兌非平原也平原字必有誤

天下之王尚猶尊之

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

眩目無常主不也故為惑

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

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

攻秦者以已有

補曰一本有作欲

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

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

輕起相牙者

輕猶忽也牙言以牙相噬

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

補

王見當作臣

唐睢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

屬魏郡趙奢傳注在邯鄲西正曰武

安說

高會

高誘注大會也

相與飲謂邯鄲人

邯鄲趙國都

誰來取

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

用金少故未

其可得

予者與之昆弟矣

謀人之昆弟正曰言與之和好若昆弟矣此下有缺文

公與

秦計功者

應侯教唐睢云

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

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睢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

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

士得金復為秦故其謀不協補曰六國猶連雞羣士

如鬪狗所以虎狼秦張願哆其口○秦記尉繚說秦王曰願大王母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大事記云前此范睢之散合

從後此陳平之間項羽同出一術蓋亂世風俗貪鄙

戰國策

卷之三

六十二孫世傑五百四十七

故此術每中有言禮義廉耻於多事之際必以為迂
濶不知撥亂之策莫要於此愚謂郭開之聞李牧晉
鄙客之讒信陵後勝之勸王建秦卒亡此三國者
皆應侯之術也高祖購陳豨將亦陳平之故智歟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趙括也襲其父稱補曰史
白起傳昭王四十八年秦
復定上黨分軍為二王齧攻虎牢拔之司馬梗定太
原韓趙恐使蘇代說應侯大事記引。服虎曰馬服
猶言服馬也崔浩曰馬服官名言服武事也曰然又即圍邯鄲乎四十八
年十月

曰然曰補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

以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南郡
宜城

注故鄢江陵注鄢都又鄢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

周補曰姚云錢劉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

王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

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趙國襄國津故邢國此字當
作郢補曰上章秦攻韓圍陘

史記惠王十九年秦拔我陘汾旁十年秦擊我
太行我上黨郡守以郡降趙事正相次也困於上

黨上黨之民皆返為趙馮亭天下之民不樂為秦民

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

魏則秦所得不能元作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許趙
割地

和求因以為武安功如是則起無大功睢不為之下
補

是應侯言於秦王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邑以和
武安君於是與應侯有隙下接復欲伐趙云云

應侯失韓之汝南豫州郡近應國秦昭王謂應侯曰

君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

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室家之相此女也男曰家老曰

公子愛子也衍也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

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

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為子此臣應侯子餘也此時無地為

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即與元作與為梁餘子同也大

徒可任之餘為餘子正曰周禮小司徒致餘子注餘子謂羨也傳晉有公族餘子杜云嫡子之母弟也呂

春秋張儀魏氏餘子索隱云支庶也入季子也莊子注不應丁夫為餘子趙策亦有餘子字按梁餘子恐

是雖入秦而亡其餘子在梁者臣亦嘗為子言已亦若東門吳乃即與為梁餘子同言亡地與亡子同

臣何為憂秦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秦人補曰傲恐即驚始皇七年

死此時相及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今

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補曰姚云一本也問其此下有何事也心誠

然否蒙傲曰臣請得其情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

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况於秦國乎

今傲勢得為秦王為元作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

逆言其國小而逆節著正曰顯逆亂之誅又作顯違誅戮義亦通誅奪君地傲尚奚

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

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為

汝南虜也

汝南民為韓虜獲者補曰以為為憂為將之為如字依姚本句則為秦之為亦如字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

圍邯鄲也

武安君曰不可王

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

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

集韻俸秩祿也

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

後志汝氏有長平亭在上黨郡南山中百二十里事在此四十七年補曰正義云長平在澤州高平縣西

秦軍大克

之克若尅則殺也正曰克尅字通

趙軍大

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

勞者相饗

鄉人飲酒也

飲食舖餽

舖申時食吳謂祭鬼曰舖正曰以食食之曰舖

餽即餽餉也示鬼本高注非

以靡其財

集韻靡靡淫壞也

趙人之死者不

得收傷者不得療

治涕泣相哀戮力同憂

戮并耕田

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

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

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

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

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

紂五字

五校大夫王陵將

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

集韻校木為欄格也軍部及養馬用之故軍尉馬官

以為號

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

敘事典切

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

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

後志屬江夏起

此二十八年取鄢二十九年取郢補曰竟陵在郢州長壽縣南今復州亦其地焚其廟即所謂燒夷陵先

王之墓也楚人震恐

震劈震動也故爲恐

東徙而不敢西向

徙韓

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

補曰當有缺字大車証補

不能

半之而與之戰於伊闕

補曰

大破三國之軍流血漂

鹵

鹵鹵同大浦也注鹵大漂鹵人多而流血漂浮鹵也

斬首二十四萬

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

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

命故云

大發軍人數倍

元作軍補曰姚本作倍字

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

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况以強擊弱

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

項恃其國大不恤

其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諛諂用事良臣斥踈

集韻斥亦踈

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

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

兵深入城邑在後故言倍倍背同正曰倍如字言深入所

過城邑多也

發梁焚舟以專民

梁橋也此皆示以不還使民專於戰也下元衍也字

掠於郊野

掠奪取也

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

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

死不旋踵走也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

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時韓

立三年耳故稱曰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時韓

故韓記言率周魏攻欲推以為鋒鋒軍二軍爭便之

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待韓陣韓陣以專

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

戰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謂人謀地利自

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

乘其振懼而滅之振震同以趙畏而釋之使得耕稼

以益蓄積養孤長幼補曰長其幼小者以益其衆繕治兵甲

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折

肢臣推體以下死士推體猶委質正曰推體猶委身謂以身與之也至於平

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

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

挑其軍戰挑推撓也撓敵求戰正曰漢書必不肯出

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

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

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

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齧代王陵
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孝出輕
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
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
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
寡人恨若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
雖不行無功亦免於罪武安君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
養民以諸人老也武安君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
滅無一用公若然天下不出六國之兵武安君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

下
收

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
惑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
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嚴猶威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
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
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敗

則辱此所謂愛名願大王察之玉不荅而去事在四十八年及五十年元在

中山策之末彪謂起之策秦楚三晉可謂明切然人臣無以有已故孔子不俟駕行矣長平之敗屬耳趙何遠能益強以起之材智知已知彼而得筭多不幸至於無功極矣何破國辱軍之有三請不行此自抽杜郵之劍也正曰應侯納蘇之說許韓趙割地以和由是起與之有隙不從伐趙者爲此也大事記謂起

之死皆睢之力鮑可謂不探其心者矣所引孔子不
俟駕行蓋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此不類也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人名謂王稽曰君何不賜

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

於子也今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

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

嫗曰嫗母也此正曰廣韻光切曰某夕某孺子孺子乳也

者齊婦人之美稱內某士內私之也婦之齊策王有七孺子貴妻已

去愛妻已賣而心不有其猶欲也雖令之而非

行欲教之者人心固有教猶告也孺子內士人心因

策中多此雙
喻文法轉錄
相之

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言王之令亦能奪其

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言且且君擅主輕下之日

久矣聞三人成虎即魏策龐十夫操椎操屈伸衆口

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

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擊稽之副也雖傳言稽

也其實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稽始薦雎雎後任稽

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鄭安平降趙應侯請罪秦法

任人而所任不善者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當收三

族昭王恐傷其意加賜益厚後二歲稽與諸侯通坐
誅應侯亦以不憚昭王臨朝嘆息應侯懼不知所出
此策睢曰云云當在此時所謂秦王大怒而欲兼誅
睢者則非當從史然王益厚賜而善遇之者所以愧

也之范睢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魏在秦東開罪於魏開言始

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習猶狎故舊也言非王近習之

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職猶主天下皆聞臣之

身與王之舉也今患元作感與罪人同心罪人謂王稽而

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過猶誤也昔舉而顯於天下而

為諸侯所議也臣願請樂賜死而恩以相既殺

加相禮是矣之王必矣臣遂乘之而無過舉之名王

曰有之舉之言遂弗殺而善遇之亦言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

而技藝之試之以事是故官無之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

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

臣之所謁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

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

智者功大而辭順皆不伐也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從

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謂地廣也民不樂後也爭先

附之正曰地既廣矣民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

不樂其後之復有事也一舉成之不待後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

靜復於無事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

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元作必於其已邑戰必欲

使為趙僅存哉言所存無幾然而四輪之國也輪猶通言其民於適

四方無所不通故下言從而不止今雖得邯鄲非

國之長利也時攻邯鄲不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

不休又嚴之以刑罰新民未服故則雖從而不止矣言且去之

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物事也斷猶止言戰事不止功大

而權輕者地不末也補曰戰勝國宜重而愈戰則國輕危故物不止輕故地事入不斷不入故過任之事

父不得於子雖父責之其子使必為不可得也無已之求者不得於

臣故補曰此下當有缺字識乎微之為著者強察乎

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不伐人入所

馬秦王曰寡人案與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

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

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補曰如耳見前此時必豈獨田

單如耳為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

言世至志慮欲爾補曰亡齊止罷楚並言徹魏與不

可知之趙未亡而有亡形正曰欲以窮秦折韓臣以

為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

言世至志慮欲爾補曰亡齊止其常世於燕言之下作破齊

富而民用民為之用將武而兵強宜孟用之後破

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補曰宜為齊兵困

於般函之上補曰按秦惠後七年五國擊秦齊師十

年攘地攘推也秦人遠迹不服遠迹畏而避而齊

為虛戾不書秦敗齊唯秦記惠十三年攻齊昭二

至是也此樂毅入臨淄之役也秦與五國共敗之補

曰趙策亦有社稷為虛戾之語莊子國為虛厲釋文

虛如字又音墟李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為厲

即此也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

破韓魏宜能強而適足存者何正曰齊宜強而反

遭破韓魏宜亡而乃僅存何也故下文言齊之受殃

注讀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

宣之餘也今謂精兵非有富庫勁魏之庫也而將非

有田單司馬之慮也商馬攬直以齊言之耳非收破

齊罷楚敵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

誤合從為一不可成也

客有難者今人有患於世難者如刑名家夫刑名之

家徒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

馬之為也如使白馬實馬必有白馬之為如此臣之

所患也言難者皆無端若此故昔者秦人下兵攻懷

屬河內服其人三國從之趙趙秦齊鮑後將絕

楚有四人不名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

從四人本起救懷而不救又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

懷而亡其憎懷而愛秦耶亡其前秦解宋也夫攻

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知補曰此下三國之兵困

而趙奢鮑侵之能也以不救秦從為能故裂地以敗

於齊此和桓云五級函文敗雷曰裂地以敗齊

田單將齊之喪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

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言不出戰

於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

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以此策為蘇秦合

惠文孝成將也蘇秦不當稱之自昭訖始始皇定天下

無年不戰則天下不相攻之說不可曉也今定為孝

成九年邯鄲圍後說此皆無解兵之事補曰二十九年不相

攻於燕誤字辯士增飾之詞固多然不應如此之甚

張儀補曰誤當說秦王此上元有張儀字而所說皆

西周謂齊王之比正曰王應麟云姚氏謂韓子之第

一篇呂成公麗澤集文取此鮑失考愚按所謂

齊上書請破天下從即此非以韓王安十一而策文義

能猶不能也



三國之兵困

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審悉也正曰韓

當即上云雖然言已未臣願悉言所聞悉詳也大王裁

其罪裁制也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陰北陽南連荆楚也始皇

故稱曰荆荆知此固齊時山東國齊楚為夫故收餘韓

韓時弱多喪地今存者其餘也成從將西南西南韓韓面以與秦為

難報五十九年與諸臣竊笑之世有三晉而天下得

之其此之謂乎補曰薛子作臣聞之曰以

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進攻順者亡今天下

之府庫不盈府庫書藏庫與庫藏今詳凡有藏者皆

殺粟言困倉空虛困圓慮正曰高注悉其士民張軍數

士民萬張去音正曰韓比下云其頃

死身力在前者實存後而皆去之不能死

不戰也正曰韓之非元作非補曰其百姓不能死也

言亦死也補曰正曰本而皆去之不能死韓而却走不

能死也不秦其上不殺也韓上不能能故也皆當從韓

言實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

本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補無相攻無相攻元作事也

言秦有不攻耳無敢與相攻者正曰韓出其父母懷

衽之中衽衣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場此頓下

戰勝攻取詔令天下

史以詔令天下持未稱詔此秦

文詔之及後策趙王之類

濟清河濁

補曰韓作齊之清

語足以為限

東郡壽張注沛上有句城又平原有鬲

以東曹滑曹郵齊齊青以入于海自郵以下皆齊地

正義云直河從洛魏二州界此流時海亦齊東北界

左傳齊履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蘇秦傳注濟北盧有

西至牙河海後忠注陵關即鉅防補曰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

縣界太山記云太山西有長城綠河經太山一千里

至琅邪齊五戰之國也上所謂南破東破之類一戰

不勝而無齊

燕昭入臨淄事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

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

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

揚州記太湖一名湖

是為郢都昭王徙郢所謂故郢又自郢徙都與郢為

五史多言郢都齊策郢者楚之柱國知郢亦為都

江南即漢制楚地脈謂江南地遠者也補曰大破荆

在昭王二十九年楚項襄王之二十一年正曰洞庭

在巴陵見楚魏策即此○路史熊繹初封丹陽今秣

歸武徙枝江亦曰丹陽楚文都南郢即漢陵又謂故

郢昭王避吳遷都今宜城為北郢即郢州惠王遷郢

在宜城魯氏謂屈瑕亂郢以濟者都郢非久都故惠

王末墨翟重繭趨郢宣王時王宮遇盜郢軍見黜懷

幸說襄王郢都必危白起拔郢始徙陳知懷襄之世

亦仍都南郢也考烈王徙壽春命曰郢又年表考烈

徙都鉅陽大事記謂春申君用朱英策自陳徙壽春

不云自鉅陽也據此楚不止五都鮑因誤文又以其

時在徙陳前故徙陳以下不論而其說亦不明故為

正之正義云江南在豫章長沙南楚之地。韓五都作五湖史蘇秦傳五渚注引策文洞庭五渚謂此渚乃湖之訛燕策亦有五渚字按策既言襲郢而五都郢在其中都字必誤當從韓五湖說不一索隱云具區泚滿彭蠡青草洞庭又說太湖射陽青草丹陽宮亭宮亭即彭蠡張勃吳錄謂太湖別名或說太湖中自有荆王項亡走東伏於陳見白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拔其國如舉物然言易也舉荆則其民足食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強於二國補曰韓中陵三晉然則強作弱是下有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舉猶四鄰諸侯可朝也使之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為木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

連珠文法

秦為難此固已無補曰韓無作霸王之道一矣天下

有比志此志也而軍華下即華陽大王以詐補曰詐韓

作詔是破之兵至梁都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下

梁則魏可舉梁以都言舉魏則荆趙之志絕魏居二

而為與國故與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亦而荆

孤東以強補曰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

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

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

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

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秦及穰侯所封也如是

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補曰韓病於內潞即露

注為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

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補曰韓子注趙都邯鄲

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其民輕而難用也輕則其號令

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無險隘故正曰非無險隘

是以天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

民氓在野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

馮其大王以詐補曰破之拔武安此殺趙括事當是

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

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冀州國完之者欲急取修武上

山東引軍而去西攻修武屬河踰羊腸降代上黨代

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補曰踰羊腸降代韓作踰華

韓作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

戰而已為秦矣東陽屬清河外滹沱河之外正曰蘇

張儀說趙告齊使與師度清河軍邯鄲之東不戰而

已反為齊矣此秦趙所得齊地今趙弱故中呼沱元

池平言中分之呼不戰而已為燕矣燕乘敗然

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

舉而壞韓蠹魏蠹者病其中也挾補曰韓作荆以東補曰韓作

魏氏灌一作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補曰韓作大王拱手以

須須胥同天下徧隨而伏補曰韓作大王拱手以

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

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謂先世所創地尊不

可得地與相王之尊正曰韓尊作乃取欺於亡國亡國

是謀臣之禍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

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補曰韓此下

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且怒且懼

韓韓作棄甲兵怒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

李下後志河內有李城趙封李同大王又并軍而致

與戰致言極力非能厚勝之也厚猶大又交罷却交言秦與

而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善謀臣外者極吾兵

力極言度其力之所至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合從也豈其難

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由疇荒困倉虛外

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必慮之也且臣聞之戰

此下三段只就起一段內發揮收拾甚是奕勁

起下起

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必慮之也且臣聞之戰

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

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元作下補帥天下將補曰一百

萬左飲於淇谷河內共淇水所出右飲於洹水蘇秦傳注出林慮項紀注

在安陽縣北前後志在良鄉東南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亦竭以與周

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補素為之非論戰一也正曰素以色言戰一

日破紂之國以甲子日戰遂克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

下莫不傷傷殷之亡耳正智伯帥三國之眾以攻趙

襄主於晉陽禮大夫稱主決水灌之三年補曰韓作三月趙策亦兩云三

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錯同置也補數策以著占錯韓作鑽

兆灼龜折處曰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三國中孰為可降而使張孟

談趙之謀臣於是潛行而出及智伯之約使韓魏背之得兩國

之眾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

絕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

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

臣昧死自若不望見大王言所以舉補曰韓破天下

之從舉謂舉趙亡韓舉猶拔也補曰非言及於亡韓是豈可不為寒心甚矣其忍也

斬臣以殉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亡韓之言當如之臣荆魏親齊燕二國去秦遠未可加

兵故親之以寬兵力其後秦滅以成霸王之名朝四

又收

總收拾

近時奏疏多法此結構

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

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

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徇行也以以主不

忠於國者注言以為首惡處謂此去論事深切著明

史失其人以張儀名之韓非師荀卿者也其

曰韓以為為王謀不忠者正曰韓非師荀卿者也其

術不主於卿卿論兵以附民為要以仁義為本以棄

暴除害為務非而有是言歎大意不過欲極威怒而

務攻取耳鮑既考之不精且謂卿不如謬矣補曰蘇

氏論荀卿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李斯以其

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韓非此書歷詆

秦之謀臣蓋指魏冉范雎之徒他日謂申不害徒術

無法公孫鞅徒法無術張儀以秦徇韓魏甘茂以秦

徇周穰侯應侯攻他國以成其私封所詆者亦非一

人其剛愎不孫自許太過則亦卿之風也終以忤李

斯短姚賈而殺其身太史公謂非知說之難而不能

自脫可以為騷說者之戒矣

蔡澤燕人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人奪之也爾推

聞應侯任鄭安平魏齊困范雎安平遣之時王

篇綱領

法法

蔡澤

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

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

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

質猶體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

豈不辯智之期與期猶志也辯智者志期得此應侯曰然蔡澤曰

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物治也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

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統繼也守其業傳之

無窮名實純粹言其兩全美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補曰一本

此下有與天豈非道之存存行道之効而聖人所謂吉祥

統緒也
唐統同

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君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衛人仕魏

後相楚越之大夫種姓文越王句踐之相其卒亦可願與元作矣

應侯曰蔡澤之欲因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

鞅事孝公極身極身猶竭已盡公不還私還反顧也信賞

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素其所蓄積正曰素悫通誠也蒙怨各集韻

冢覆也蒙冢同鞅嘗刑夫于其奮父虜魏公子印印則

之傳知必見怨各猶冒為之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

私不害公譏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

不顧元作固補曰毀譽必欲元作霸王強國不辭禍

姚云魚作顧

元作固補曰

姚云魚作顧

元作

元作

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離因辱離離國集韻遭也悉忠而不解

解懈王雖亡絕盡能而不離離去國國參功而不矜富貴

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

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不可哉蔡

澤曰主尊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愚國之福也父

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

胥智不能存吳申坐孝而辱惑亂傷五是有忠臣孝

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

君父為戮辱戮殺也戰之則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

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

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問言有隙可乘因曰商

君吳起大夫種其為大臣盡忠致力則可願矣闕天

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補曰姚本必君臣論

之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闕天周公哉

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

主慈仁任忠任猶信不欺舊故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

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

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正亂批患折難批挽同匹齊切擊也集韻攬或

國書也

作批又廣地殖穀也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

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

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遠竊為君危之語曰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

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補曰一珠有九

一匡天下至爽直之會杜注陳留外有驕矜之色畔

者九國禧九吳王夫差無敵元作於天下輕諸侯陵

凌元作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太史周官其

太史激豈君叱呼駭三軍此詞而身死於庸夫此皆

乘至盛不近道理也夫商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

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

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補

此下有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

以與楚戰六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屬南南并蜀漢

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屠

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業自是之後

趙楚懾服懾失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

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起傳注在咸吳起

為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

楚國之俗南攻揚越揚越屬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

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起傳宗戚大

臣射刺起死夫夫種為越王懇章初邑造也辟地殖穀

殖植同率四方之補士專補上下之力補曰史方下有

字恐此有缺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拮而殺之拮夏同

逼之楚記言賜劍死補曰拮姚本作拮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

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

超然避世長為陶朱居陶易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

大投大言全或欲分功分勝者此皆君之所明知也

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補補

本有此字史同施三川以實宜陽以補曰一本及決羊腸之

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斬謂絕之此言棧

道千里絕以齊不通通補補曰史於於蜀漢使天

下皆畏秦秦之欲得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

時也秦秦如時補曰史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

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

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膏松之壽補補

松子皆不死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

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

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眾莫有及

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

侯因謝病以病辭去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遂稱

篤篤猶甚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在

年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

謝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補曰水經云鴈門子延水

即其所居秦十餘年事補曰史昭

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

居燕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澤傳有彪謂周衰辯

利而已唯澤為近道德明哲保身之策故其得位不

數月引去優游於秦以封君令終美矣非苟知之亦

允蹈之澤之謂乎正曰澤知范雎內慙故西入秦志

在奪相揚雄謂曰抑抗其氣推其背而奪其位

乃矜材角智趣利之尤者相秦數月懼誅歸印亦智

巧之尤無功而退既無當於道德之旨明哲保身之

義彼何足以知之哉補曰為去聲信之拜為客卿

君為孝為楚為越為秦之為去聲
孝文王昭王子元年辛亥見人甚眾莫有及
濮陽人屬東郡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于異人子楚
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

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老羸幾倍曰無數曰全在

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遺猶

後願往事之事猶為補不韋鄙耕田珠玉之小利而圖建國立君之大利自以為計得矣

徙蜀飲戮之時能無悔乎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廡城趙地缺補

故往說之曰子後異人異有承國之業白字書無

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異人母曰夏姬無寵如無母然外託於

不可知之國史言趙不禮之故一日倍約身為糞土

今子聽吾計事求歸以求歸為事正曰劉辰

可以有秦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

孝文后華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

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君之府

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

秋高春秋舉成歲一日山陵崩山陵喻高且太子用

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木槿也朝榮夕說有

可以一切權宜也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於太山四維

四方之隅不可移也必無正曰以太山為四維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

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侯有

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前請一日山陵崩子侯立士倉

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蓬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
 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
 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
 曰然入謂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
 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
 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留本決也是抱空
 質也此質本以交好今不能然故曰空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
 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德講必以恩德講好於趙正曰
 講即秦王老矣一日晏駕天志天子當早作而方崩頃臣子之心猶謂宮中

晚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不韋傳秦圍邯鄲趙欲殺

子楚子楚脫亡歸與此駁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以王后楚人故服楚製以

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

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所習書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

傳所教學未習於誦王寵之補曰夫事記不習於誦此焚書之兆也愚按昭

王問荀卿儒無益於人之國其來久矣乃留止止當問曰問政事陛下

嘗軼車於趙矣高紀五年注陸者趙之豪傑得知名

者不少以名見今大王及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

介之使以存之昭二十八年注一介單也問其存亡臣恐其皆有

臣恐其皆有

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為然奇其計至后

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

子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

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致邑為太后養地也

按此是子楚以孝立王立後不韋說使歸之不韋傳則言孝是為安國君時歸與此駁處謂不韋賈人也彼安能知義欲圖羸而奪嫡立庶秦國之不亂敗者幸也以是得羸而飲酖於蜀於是知有天道矣凡不韋所立於時皆喪身滅國之事周衰士之儉險傾邪無輩於不韋者不足算也不足算也子楚之計平平耳孝文稱為奇而立之非老悖乎

莊襄王文王子元年

始皇帝莊襄王子元年乙卯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二年

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秦相燕補曰姚

有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徑者

也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

子甘羅禮庶子掌諸侯卿大夫之庶子羅茂之孫正

策甘羅事員不韋為庶子即指此也曰君侯何不快

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二年而燕太

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

臣行之文信侯

元作

叱去曰

補曰

趙法

勝

我自符之

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

列其

其

乎正曰

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

君其試臣矣以遠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

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

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

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

於秦

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

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

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

起傳言

今文信侯自請

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

因孺子而行

因之請於文信侯

今庫具車廐具馬府

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

張唐先報趙見趙王

張

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

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

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

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

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

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

歸燕太子與補趙攻燕得上谷幽州郡三十六縣與秦

什一羅傳有補曰史云得上谷三十城今秦有十一

秦王欲見頓弱秦人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

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

下有有補曰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

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

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鈹推耨

之勞鈹芸苗器耨耨器補曰徐按詩傳鎮鈹也而有

免激之而後
信其說

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

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

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實又無其名者王乃是

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

悖然而怒悖如說頓弱曰山東戰

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始皇母弟太后也

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

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資音聽之韓魏時不通諸國故

掩猶被也

韋又通嫪毐人告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

之王怒九年遷雍

四百里

入其社稷之臣於秦歸秦使即韓魏從補曰一本而

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

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

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且敬楚王即王雖有萬

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

將相北遊一本下燕趙而殺李牧趙良將幽王七年

齊補曰一本此入朝四國畢元作從齊魏燕趙也殺

頓子之說也說始皇在十

言齊矣殺牧是要終言之頓子之說也年還太后前

此要終言之彪謂頓子之義高於范雎而其說過之

逐義備其不知擇本馬有信人君子而為始察用哉

魯連視之蔑矣亞因大事記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

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

此倍秦頓子告始皇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

而掩於母始皇所重者獨兼并諸侯耳茅焦所以能

復太后者特以諸侯倍秦恐之非能以母子天性感

悟之也愚按頓弱鎮有威掩於母之一言其下即說

以兼并行詐未嘗正諫遷母之失又非茅焦能也

或為六國說秦王曰主廣不足以為安人眾不足以

為強若主廣者安人眾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昔者

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曰猶舉左案齊言舉兵

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厭信案之本

一二國者乘之宋也宋於七國時為首築剛平趙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乘之宋也

句疑有誤
當以二字屬
上句國字作
困字

趙成侯四年衛無東
衛取我剛平皆不注正曰正義云蓋在河北

野趙取之剛平也芻牧新採芻草也以食馬牧養牛人

莫敢闕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

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還反言改事也

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注委質屈膝也

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補今朝行魏伐邯

鄲魏惠二十五年伐趙趙告急齊因退為逢澤之遇開

乘夏車夏取其文禮有夏篆正曰乘

稱夏王夏中一補正曰朝

一諸侯朝天子天子天下皆從齊宣王元作太

聞之舉兵伐魏補曰一本此下有壤地梁王

身抱質執璧質贄同羔請為陳侯臣齊陳敬仲之後

侯二十二年魏拔邯鄲齊亦敗魏于桂陵不至如此

十六年魏惠十八年齊威二十六年趙成侯二十二年

魏伐邯鄲遂為逢澤之遇按魏既克邯鄲即為齊楚

所襲天下未嘗皆從當據史書秦顯王二十六年魏

馬陵魏世家書魏伐趙乃往歲事是時亦田忌孫臏

齊以怒楚魏東有顯王三十六年魏惠後二年齊宣

當
同

單國策 卷之三 九十一

之伐邯鄲乃魏惠十八年事逢澤之遇秦為之非魏也敗魏馬陵而魏朝之者齊宣王也舉兵伐魏一語

在會逢澤後則亦指馬陵之役而主秦伐邯鄲亦敗桂陵時事天下皆從指服泗上十二諸侯言之亦未

免訛舛也大事記又謂魏為逢澤之遇天下皆從又梁君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語雖不可盡信但魏自

拔邯鄲後稱王則無可疑者也天下乃釋梁鄆威王聞之亦避始皇

父諱楚威七年伐齊敗之徐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

縛遇於泗水之上水注申諸姜而大敗申縛趙人聞

之至枝桑地缺趙記注根桑一曰平桑疑燕人聞之

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絕二地齊戰敗不勝謀則不

得使陳毛釋劔擗擗夜戒有所擊引也釋二者不委

南聽罪委去南面之尊西說趙說使人北說燕內喻

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不攻於是天下補正曰一本

夫之積薄而為厚聚少而為多以同言鄆威王於側

牖之間牖元本臣豈以鄆威王為政衰謀亂以至於

此哉鄆為強絕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補曰

鄆威王云云言天下又欲謀楚也此章先言趙強而

魏伐之魏強而齊伐之齊強而楚伐之楚強而諸侯

又謀之言強者之不足恃召天下之所惡而欲共

攻之者也言此欲以止秦之攻故云為六國說也

四國為一荆齊燕代見下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賓

客六十人而問焉白四國為上將以圖秦寡人屈於

內財力困也而百姓靡於外為之奈何羣臣莫對姚賈魏人

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元作安其兵乃資

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以王衣衣之寵之也舞以其劍古者飲則

以劍舞之以王劍賜之以為舞時用正曰姚本舞劉本作帶也姚賈辭行絕其謀止

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上

卿韓非韓之諸公子秦王見其書恨不及見之攻韓韓遣之使秦秦王說之賈與李斯毀之死也

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齊元作吳此章無吳事此四國後亡者

也三晉滅大矣正北使燕代之間二年四國之交未

必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補曰一本此下

有國之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監門卒也

賈其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遂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梁

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杜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

也厲礪同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

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

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

臣貞女工巧有婦功也天下願以為妃妃匹也補曰妃當音配曾參止之身

云云即陳軫之說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

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榮聽讒

拾陳軫

而誅其良將紂聽元作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

今主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

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婦逐之也朝歌之

廢屠朝歌屬河內賈肉不售故曰廢補曰楚辭師望

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望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

文王喜載與俱歸此與獵渭濱而得之說不同蓋當

時好事者之言猶伊尹百里奚自鬻之也此子良之逐

臣未棘津之讎不庸後志琅邪西海太公所出又鈞

與人為庸不見用也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鄒

為鄒蓋贊鄒之人為賈者仲嘗南陽之敝幽修武南

隱比敝困幽隱也魯之免囚見莊二桓公用之而霸

百異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奚虞臣也不見

牲者以五殺羊皮鬻之補曰說見上說苑鄒子說梁

王曰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太公望

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牲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云云亦此類穆公相之而朝西

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僖二十八年晉文公

王於城濮與此不同杜注城濮及史注止云衛地正

曰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與土甸穆公相之而

朝有如是之功耳按文有寺人披斬祛豎頭須臾

事勃鞞新序文公用其盜以為理是須即豎頭須也天下補曰姚

於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補使右下隨務於

並湯時人申屠狹紂時人魯沉于人主豈得其用哉

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為已用汙者非者雖不取不

聽知其為用則或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

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八尺不賞是以羣臣

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無功而願賞虛願也補曰魏無知之論陳平曰今有尾生孝已

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即秦王曰然

乃行可字補復使姚賈而誅韓非高誘妄人也註此書謬妄非一處如

此策以姚賈為陳賈齊策以伐燕為齊宣王初不考其歲月賈乃與李斯同時安得見於孟子之書宣閔

皆嘗伐燕而之噲之役實閔王也誘之率意如此愚

天下後世甚矣虜之校注蓋為此發憤故其所稱皆

必有依據惟獲罪於後人也鮑注曰齊謂高氏

允策之書宣者悉據史記改從閔大詆高氏而以此

為稱首夫學者考訂於千載之上義理事徵而已豈

月名字之差互者當博取徵驗而折以事理是是非

信其可徵者或彼此有據則並存之可也撰為不精

憑私臆決妄詆前人輒改舊文何鮑氏之果哉考之

趙策趙使姚賈約韓魏時雖不可考其云趙使則趙

臣也魏策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議魏王秦武魏

襄時也其云秦令則秦臣也此策姚賈梁監門子則

魏一也秦並始李斯時者殆非姚賈矣姚以

姓得為陳高不為無使誠孟子所稱當與秦武

魏襄相及始李斯而則非然夫知為一人而

高輒以此姚賈孟子曰譏周公不仁不智者固非

美雅之喻之役則有司者史記年表宣閔

元年王立當

聖

大
文
而